

随思录

修谱与削谱

柳哲

有道是“人必有家，家必有谱，谱必有训”。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世系、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，是家训传承的载体。参天之树，必有其根；怀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家谱，是子孙后代的根系所在、精神故乡。没了家谱，寻根问祖，无非缘木求鱼。

家谱起源，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，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，并撰有《世本·帝系篇》。古代学问大家，无不深谙谱牒之学。唐宋时期，以“唐宋八大家”为代表，他们既是文学大家，也是谱学大师。韩愈与柳宗元，推崇家学、家谱与家训，“三苏”与欧阳修，创立“苏式”与“欧式”的修谱范式，影响深远。

家族编修家谱，制定家训，以期更臻完善，往往邀请名贤巨儒，

宦游旧交，作序写传，参与考订。对于修家谱的意义，元代大儒柳贯有句话说得好：“大抵家之有乘，犹国之有史，郡邑之有志也。史不修，则国之治乱兴亡，不可得而见；志不纂，则郡、邑之政治得失、人才出处，不可得而见，然郡、邑之与国、家一理也。”

其实，古代既有修谱，也有削谱之规，后者往往鲜为人知。关于削谱，一般有二：一是弄虚作假，搞乱家族血统纯正之“冒谱”劣行，必须严究，一经查明，予以削谱；二是子孙贪赃枉法，辱没家风的，或者伤天害理，屡教不改的，予以削谱，开除族籍。

翻阅各种家谱资料，关于削谱的记载可谓不少。据史料记载，隋初，诏修定族谱曰：大姓世胄为国之梁柱，即李、刘、

牛、郭、陈、皇甫、邵、鲍、任、郑十姓为国之柱；王、何、贾、蒙、张、杜、姬、杨、马、许、葛、庞、赵、桑、毛十五姓为国之梁，凡以上二十五姓合通婚姻。四海九州八十五郡，合二百九十八姓，许通婚姻。别有二千三百杂姓，史籍所不载或匪类，买谱接枝，虽有正谱，亦不许通婚。如有犯者，削谱。

宋代大清官包拯留给子孙的家训，虽然只有短短37字，也提到了削谱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歿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”包拯告诫后世子孙，当官不得贪赃枉法，否则开除族籍，不准再回本家；死后，不得入葬包氏祖坟；不遵家训，不从吾志，就算不上包氏子孙。这在封建时代，是十分严厉的家法，包拯嘱咐家人，把家训刻在石头上，竖立在堂

屋东壁，以警后人。

明代，浙江浦江郑氏7世孙郑钦、郑铉，8世孙郑涛重修6世孙郑大和所编纂制定的《郑氏家范》，重修的《郑氏规范》共有168条，可谓详备至极，实乃郑氏家法。其中的精华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厚人伦，崇尚孝顺父母，兄弟恭让，勤劳俭朴的持家原则；二是美教化，开办东明精舍，注重教育，且教子有方；三是讲廉政，从家庭角度制约为官者“奉公勤政，毋蹈贪黩”“子孙出仕，有以赃墨闻者，生则削除族籍，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”。《郑氏规范》明确规定子孙为官“有以赃墨闻者”，削除族籍，死后“牌位不许入祠堂”。

到了清代，乾隆17年（壬申）彭氏续修家谱《谱例十二条》，第四条写有：“凡无后者，许立亲房子侄承接宗支，不许螟蛉他姓及以

孙为男，嗣弟作子，紊乱昭穆，违者削谱并究。”而《练氏族谱》和《练氏遗训》第二条载：“子孙耕读为尚，即或工或商，亦须各守本业，不许非为卑贱，以污先声，戒之慎之，如违者，经众削其谱。”《谢氏宗规》第六条记载：“其不孝不悌不公不法者，则告其房长曰：‘某作某某不善，干犯法纪，为宗族羞，此某房不孝子弟也。’也呼至始祖前，戒饬之。其人能悔悟自新，则于次年元旦，亦赐酒簪花，以激励之。如不悛，则再严饬之，饬之不改，则上告始祖，削谱除名，不许入祠。”

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修谱，对于一个家族树立正气，弘扬美德，修齐治平，意义重大。削谱，对于一个家族惩恶扬善，谨言慎行，遵纪守法，别具意义。但愿人人做圣贤，家谱留美名，不被削谱，馨香百世。

说法

爱国的最深层是爱中华文化，没有文化的自觉自爱，是不可能真正爱国的。中华精神虽然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，但基因是会变异的，基因遗传是会断裂的。我们要有危机感、紧迫感，要有忧患意识。有些人在不断否定传统文化，教育上重洋轻中、重智轻德、重理轻文，培养出很多高智商、精专业的博士，却没有中国心、道德魂。这实际上是在做着“去中国化”的蠢事，应该猛醒了。

——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

人们都说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，新常态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理解，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，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。就中国目前而言，应该把改革放在重要的位置，不能盲目追求速度。中国经济现在6%~7%的增速在全世界是高的，假如要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，就需要大量投放货币、大量投资，结果就会加剧重复建设，也无法提高效率。现在还很难讲今后我国会是怎样的经济增速，但在2020年以前，需要保持在6.5%~7%的范围内。从长远来看，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，这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更重要。

—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

我们是有不少创新，但更多的什么？我把它们叫做“增量创新”，也就是说在别人基础上有些改进。虽然这种“增量创新”也有意义，但是伟大的创新显然不是这种。我们国家缺少真正引领性的东西，原始创新太少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

数字

超过220万人

——记者从中华骨髓库了解到，中华骨髓库入库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已经超过220万人，目前是全世界第四大骨髓库，也是最大的华人骨髓库，累计捐献造血干细胞近6000例，累计向境外23个国家和地区捐献了243例造血干细胞。

下降近10%

——人社部发布的报告显示，2015年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占参保职工的比例下降至80.3%，而这一比例在2006年的统计数据中是90%。十年间，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占实际缴费人数的比例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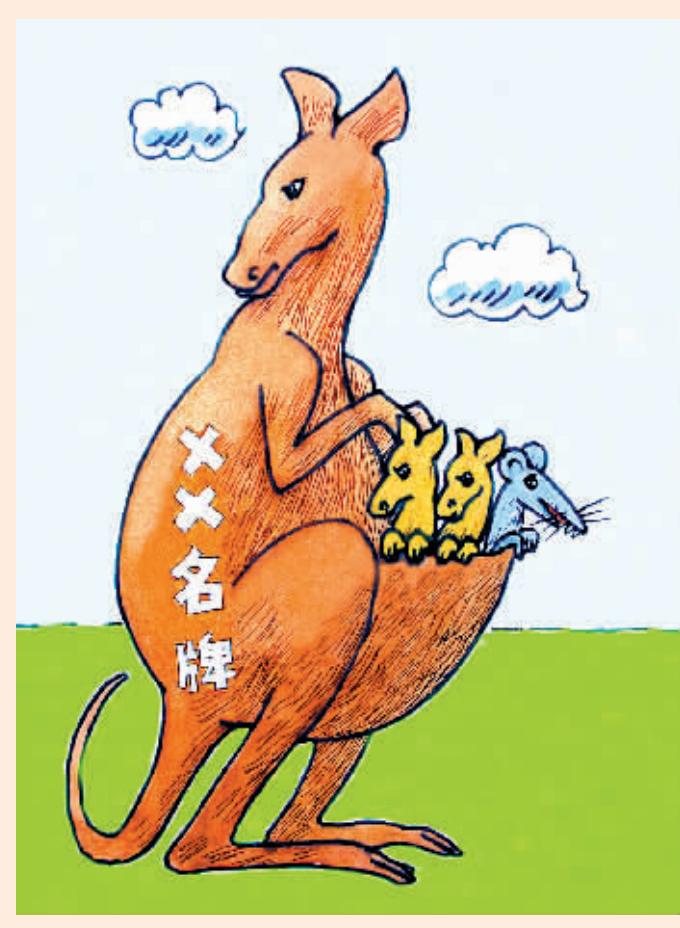
覆盖400多万人

——韩国开始实施“史上最严反腐法”，对腐败“零容忍”。该法规定，韩国公职人员出于工作、社交和礼仪需要收受的食品、礼品和红包金额不得超过3万、5万和10万韩元（约合人民币180元、300元和600元）。适用对象不仅包括公务员，还首次将公共机关就职的人员、公、私立学校教职员、媒体从业人员、律师以及家属等包含在内，覆盖400多万人。

淘汰25万多吨

——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臭氧层履约工作，实现了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规定的各阶段履约目标，已经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25万多吨，占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左右。

漫画角



贴牌

丁安 绘

社科书架



《后物欲时代的来临》(再版)
郑也夫 著
中信出版社
2016年8月
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、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的这本书，是中国本土学者系统解释“消费”的著作，解释和回答了在温饱满足的“后物欲时代”，当空虚和无聊袭来，我们的精神该何处安放的问题。

后物欲时代 渴望“被承认”的人会越来越多

朱晨凯

《后物欲时代的来临》并不厚，两百多页，此次是再版，增加了一些新的观点。郑也夫没有用长篇大论，而是“直切要害”。像第一章就开门见山指出，当今社会，几代人堪称“躬逢盛况”，遭遇的既有旧时代的难题，也有新时代的困惑。旧时代的问题依然存在：在物质的层面仍然有大面积的贫困人口；在制度和文化的层面，蜕变远未完成。新时代同样问题丛生，一方面，温饱问题即将全面解决，空虚、无聊必然发生；另一方面，物质的供应仍以加速速度疯狂地推进，乃至商人成了最强的社会势力，消费成了最大的社会运动，追求快乐成了与之配套的、俘获众多男女的生活哲学。

衣食无虞，可忧虑依旧层出不穷，由此也引出了《后物欲时代的来临》所阐释的主题：当人们进入不必为温饱担忧的“后物欲时代”，该怎样安放自己的精神生活？郑也夫认为，出路是要靠心的发育，要靠精神的发育，要追求一种高级的精神生活。

“后物欲时代”的高级精神生活，首先包含了舒适和刺激。舒适就是感官的追求，特别是温饱的解决，目前这个追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；而刺激的追求正在扩大，像狩猎时代，打猎就是十分刺激的事情，当人承受这种刺激之余，就不需要去找其他刺激了。如今温饱解决了，生存当中的刺激变小变少了，所以这种追求也就相应提升了。其次，高级精神生活也包含了一种“被承认”的欲望的满足。这种欲望来自个性的追求，在动物世界里有所体现，比如雄孔雀，尾巴越大就越可望得到更多异性，尾巴小点，吸引力就小了。但进化到人类这里，逐渐演变成了追求“被承认”，但也随之出现零和博弈。

零和博弈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，在严格竞争下，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。郑也夫认为，随着物质财富增长，民主观念推行，渴望“被承认”的人越来越多，比如越来越多的父母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，更希望上北大、清华等名校。而学校的位置是有限的，你进了别人就进不了了，就会导致零和博弈，出现一些人

“不被承认”而引发的社会问题。

郑也夫提出的观点是，社会“承认度”永远是一个金字塔，但并非没有解决之道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不要走同一条道路，要摆脱单一的标准，要追求各得其所。只有当人们不再认为只有钱多才牛，只有权大才牛，自己拉斐很高兴，自己下棋很高兴，自己作诗很高兴，并且拉琴、下棋、作诗都可以获得一定的承认，只有在大家追求“被承认”的道路上开始多样化，才有出路。虽然在可预见的将来，钱与权仍将是“被承认”的最有力砝码，但“被承认”的方式毕竟已经开始多元化了，这一趋势将一发不可止，因为物质主义将随着温饱的解决而最终作古。

这次再版，郑也夫还在书中提出一个独特的创见：让人在“游戏”中实现自我，更在“游戏”中解除根本需求的焦虑。“游戏”可以代替“无休止的过度消费”，来满足人们在获得舒适后对炫耀和刺激的需求。因为“游戏”是一个过程，它没有逃离人类社会的生产和进步，却解除了靠“消费物质”来满足炫耀和刺激需求时，那种对人的自我实现的压抑。



本书被誉为全球最出色的三部“经济正义”著作之一，全面、系统地研究“经济正义”，从福利经济学、社会选择理论、政治学、法学、哲学等多个视角审视公平正义，其中既有对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，又有对社会正义的理性分析。

(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)